

长篇历史小说

龚白珍

湖南文艺出版社

龚自珍

〔湘〕新登字 002 号

龚 自 珍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 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375 插页 3

字数 415,000 印数 27,501—31,500

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0888-x}{\text{I} \cdot 699}$ 定价: 21.50 元

(厂址 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 422001)

龚自珍

目 录

一	乾隆老佛爷留下的紫禁城	1
二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龚自珍巧逢顾春	4
三	奇中奇，忽然遇见了“掌中雷”和矮道人	12
四	龚自珍的婚姻周折，以及黑夜明灯《明良论》的诞生	23
五	五百罗汉成全了他和她	30
六	“黄带子”给顾春带来了厄运	39
七	绝世佳人落入了“黄带子”的天罗地网	48
八	夺我爱妻，决不甘休	54
九	龚自珍来到了上海	66
十	我发了掌中雷，一声霹雳，把个仇人杀死了	72
十一	鲜血，鲜血	83
十二	龚自珍究竟考了举人没有	91
十三	东海中一闪一闪的灯光暗号	104

十四	杭州阔少卢表弟也玩起鸦片来了	115
十五	欲救顾春，龚自珍巧遇飞镖鲁二	124
十六	这里告诉你顾春在王府中如何思念自珍，以及 鲁二怎样营救她	131
十七	且说会试考场中的稀奇内幕，和龚自珍的命运	148
十八	五英聚会，请看名垂青史的几位名人	158
十九	卢表弟在京师捐官的荒唐故事	167
二十	魏源“大闹天官”，一支飞镖救活了一位走投无 路的名士	178
二十一	又是飞镖鲁二，邯郸道上搭救了林则徐	187
二十二	贝勒夫人大闹涵碧堂	199
二十三	顾太清终于走出了荣王府	209
二十四	美娇娘乔妆访龚郎	219
二十五	有情人双栖双隐洞庭山，可惜	228
二十六	令人毕生难忘的熏青豆和妙龄少女	241
二十七	晓风淡月，空惹得文华殿中军机梦残	249
二十八	花之寺中海棠美，人比海棠更美	258
二十九	天边一曲瑶琴，打通了与顾春相会的道路	269
三十	流霞阁中艳光四射，是昔日的顾春，还是今 日的贝勒夫人	275
三十一	长恨此身非我有，劝君不如归去	279
三十二	卢表弟死于鸦片，龚定庵怒斥奸相	286
三十三	养心殿君臣议禁烟，究竟禁了没有	295

三十四	乾清门上空回荡着皇上的禁烟谕旨，这一回可是真的干起来了吧	303
三十五	好一个优柔寡断的皇上，让林则徐踏穿了养心殿	308
三十六	荣贝勒遗恨涵碧堂	314
三十七	秋燕传佳音，可是穆相正在算计	322
三十八	穆彰阿开始动手了	329
三十九	风雪岁暮，龚定庵狼狽道路	336
四十	一个六根未净，一个旧情尚在。同是天涯沦落人，又相会在花之寺中了	343
四十一	林则徐广州缴鸦片，穆彰阿朝中定毒计	352
四十二	血和泪交织了一幅龚定庵出京图	359
四十三	旅店遇险，穆党第一次暗杀龚自珍	370
四十四	扬州城龚魏相会	375
四十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神州大陆该到了苏醒的时候了	382
四十六	又回到儿时的故居马坡巷，见到了卢表弟的儿子卢世玉	390
四十七	卢世玉来到钦差大臣林则徐广州行辕，皇上给则徐下了催命符	397
四十八	一只剃下的耳朵！龚自珍再逢刺客	406
四十九	虎口历险，龚定庵来到顾春的病床前	413
五十	倦鸟归林，合家回到了昆山羽琇山馆	429
五十一	荣王府平地起风波，顾太清拒见自珍	440
五十二	鸦片战争爆发了，大中丞吓断了裤带	451

五十三	英使北上“告状”，碰上了穆党的直隶总督琦善和软耳朵的皇上	463
五十四	龚自珍热血沸腾，忽又昏迷在苏州沧浪亭客馆，醒来时床边站的是	475
五十五	洪秀全、冯云山与卢世玉至关紧要的一次谈话：“定庵文章过时了！”以及林则徐的不幸	486
五十六	玉峰山下自珍焚稿，无路可走的龚定庵式悲剧	499
五十七	自珍死了，为什么死得那么突然？	507
五十八	大清帝国被糊里糊涂的打败了。魏源的成就，和黄爵滋难逃穆彰阿的暗算	519
五十九	闽粤道上，奉命征讨洪秀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突然遇见了一名侠客	531
六十	大幕收场，顾太清祭扫龚墓	537

后记

一 乾隆老佛爷留下的紫禁城

大清帝国康乾盛世绵延一百五十余年，到了乾隆末年已如强弩之末，渐渐埋下了衰败的祸根。那乾隆老佛爷名唤弘历，是个好大喜功会享福爱虚荣的人，一生写下了一万多首诗，却不高明，有些诗是由编写《唐诗别裁集》、《国朝（清）诗别裁集》的苏州老诗人、翰林编修沈德潜为他捉刀或修改过的。沈以礼部侍郎致仕，回乡后圣眷不衰，尊他为“大老”，加官至太子太傅。这位老先生活到九十七岁，年迈糊涂，死前编印了自己的诗集，误将那些捉刀诗也列入集中。皇上见到后，恼羞成怒，顿时抹下了脸，毫不客气地用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沈老先生掘墓戮尸，这大概是世上捉刀人最糟糕的下场了。弘历又爱好出游，曾经六下江南，七巡齐鲁，北行西游更不可胜数。每到一地，考试举子，赐官笼络，处处题咏，流传了不少风流韵事。每次出巡，各地省府州县官员，无不向百姓滥肆摊派，搜刮巨万银两迎接圣驾，讨好了皇上，却骚扰了民间，弄得一路上怨声载道。朝内外官员不断上书谏阻，先后被弘历处死、充军或革职的不计其数。即使对于皇后也毫不留情。乾隆三年在德州舟中，皇后富察氏稍有进谏，竟被暴怒的皇帝逼入水中淹死。乾隆三十年，南巡至杭州，又一位皇后乌喇拉氏认为皇上巡游过度，力劝早日回京。弘历怒气冲天，立刻命将

乌喇拉氏遣送回京，打入冷宫，不久也死了，死后还不许用皇后的丧礼。

这位活到八十九岁的长寿老皇帝，到了晚年愈加骄满昏聩，把国政全交给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和珅。这个奸相柄政二十多年，蒙上凌下，贪污成风，苛捐重税，民不聊生，屡屡激成民变。弘历临宇六十年，名义上禅位给皇太子颙琰，改年号为嘉庆，实际上仍然是和珅掌权，直接听命于太上皇，而不理会新天子。嘉庆元年，湖北白莲教徒举起“官逼民反”大旗揭竿起义，迅速蔓延川陕甘肃数省，声势浩大。直隸（河北）、山东、河南境内的则称天理教，暗暗蓄积力量，待机起义。朝廷连年用兵征讨，府库日益拮据，颇有心机的嘉庆皇帝耐心等待了三年，一旦老皇帝驾崩，五天之中便将和珅下狱，抄家处死，抄没家产价值八万万两银子，（当时国家一年岁入只不过四千万两）。“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八万万两中的珍宝财货，全进了宫中内库，供新君挥霍。乾隆老佛爷留给嗣君的是一个险象四伏、逐渐步入衰境的老大帝国，乾隆末年的一切腐败风气依旧，而且变本加厉，一年又一年腐蚀着这个已经根基动摇的皇朝。酝酿多年的一场反清起义终于袭击了清皇朝统治的心脏——衰败没落了的京师紫禁城！

嘉庆十八年（癸酉）九月，凉风飕飕，晴日煦煦，紫禁城中格外的寂静。金碧嵯峨的养心殿空无一人，殿中当阳明间紫檀木刻丝宝座上已经两个月未见皇上御朝了，不闻皇上的厉声呵斥，也听不到大臣们跪在御座前碰响头的声音，——须知以头着地磕响头是清朝官员见驾必须练就的基本功夫。据说御座前有几块水磨青砖，轻轻碰头就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而别的地方就是磕得头破血流也其声木木。若是向御前太监塞上银包，便会将跪垫正巧放在那块砖前，既省得吃苦，又讨好。隆宗门内的军机堂也门窗紧闭，军机大臣们已全班随驾北行。因为皇上颙琰按照圣祖康

熙朝以来的老例，七月间便带了满汉大臣和御前侍卫去承德以北的木兰围场举行规模宏大的秋猎了。第一批猎获的野鹿和麇子已在八月中旬由侍卫飞骑送来京师，内务府官员开了奉先殿，在前殿点燃满堂红灯八十盏，排列司乐太监六十名，吹奏笙箫琴瑟等十余种乐器，隆重地向本朝历代祖先神牌荐新了。今秋围场多雨，皇上决定减围提前回銮，眼看不日返京。

不料九月十五日这天午时，紫禁城东西华门突然同时各有百名京畿天理教徒入宫举兵反清，首领林清则将率领河南滑县驰援来的数万教徒随后入城，计划乘皇上行幸木兰，京城空虚的时候，占领京师，推翻满清统治。这些进宫的教徒身穿短装，暗藏兵器，混充内务府雇用的工匠，由同党太监刘得才、杨进才等为内应，引入宫中。林清本拟派数千人突击清宫，刘得才却认为内廷空虚，又迷信林清他们有刀枪不入的神术，两百人足够了。多则沿路张扬，易被警卫京城的步军统领衙门察觉，就进不了宫了。当他们进宫时，守门侍卫发觉有异，迅速关闭东西华门，西华门百名教徒已全部突入，东华门也有十多人强行进入。他们以白布裹首，举起“大明天顺”和“顺天保民”大旗，向禁城内廷进击，震撼全国的嘉庆癸酉之变——天理教反清举义爆发了！

二 怨去吹箫，狂来说 剑。龚自珍巧逢顾春

九月十五日午后，北京内外城居民都不知道京师已发生了这样一桩惊天动地的事变。

南城琉璃厂东西街长约二里，近三十家书肆，以及古董、法帖、装潢字画，镌刻碑版，乃至出售眼镜、烟筒、日用杂物的店铺依然照常买卖。虽然街道狭窄弯曲，慕名前来搜求字画书籍古董的文人雅士仍然每天络绎不绝。街东书肆约二十家，有明代至今的二酉堂，谓之老二酉。西南沙土园北口路西有老店文萃堂，店主姓谢，精通各种版本。又北转至正街有桥，桥堍正对琉璃亮瓦厂，桥西街道较阔，也有几家书肆，其中五柳居和文粹堂齐名，书多而版精，店主也极好客。京内外就有那么一些挥金如土的达官豪客，最喜搜藏珍奇罕见古籍，或为嗜好，或为混充风雅而以书傲人，因此琉璃厂书肆兴旺，百年不衰。

奇怪的是今天街上歇了一辆骡车，下来一位美貌少女，弯弯柳叶眉，娇娇芙蓉脸，轻灵脱俗，天生丽质，大约不过十四五岁，梳了个汉族少女的双螺髻，穿的却是浅蓝色绣花旗袍，外罩一件鹅黄缎红梅坎肩，秀美的天足上穿着一双淡雅的绣鞋，由一个略大一些的丫环陪着，款款地进了文萃堂古色古香的店门，对店堂

中央红木长案上摆列整齐的历朝笔记掌故诗词文集，微微瞟了几眼，便向四壁楠木书架左顾右盼，不知向何处寻书。两位年轻伙计应酬老顾客得心应手，却从未见过这么年轻标致的姑娘，目眩神迷，竟然呆呆地不知怎么上前搭话。店堂中原有一老一少两位顾客，也都转首注视，忘了翻动手中的书了。书铺老掌柜捧了水烟袋，正和一位老先生在里间赏鉴珍版古籍，瞅见伙计发呆，咳了一声，放下烟袋，亲自出来招呼，上下打量那位姑娘，旗服汉装，兼而有之，不禁也发了呆，不知是个什么来头。

原来姑娘姓顾名春，号太清，本是汉族，今年芳龄十五，原籍苏州。太清的祖先从驾有功，赐姓觉罗，因曾经住在西林一带，称为西林觉罗，属于满族镶蓝旗。前代因功赐姓是常有的事，辽赐“耶律”，金赐“完颜”，晚明赐郑成功为“国姓”，清赐“觉罗”，都是一个道理。到了太清祖上手里，因事得罪了朝廷，交宗人府议罪，撤去旗籍，免去觉罗之姓，复姓顾，所以姑娘生就一双天足，又习惯了穿着旗装。太清自幼喜欢诗词，酷爱填词，小小年纪效法文人学士，取了“太清春”的雅号，作为词人的笔名。太清春后来成了清朝第一女词人，与纳兰性德齐名，有“满州词人，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的美誉。此时老掌柜却还不识得她。呵呵腰，笑着招呼道：“姑娘要买什么书吗？您报个书名，让伙计给您取出来。若要珍版的，里间都有。”

“我要买词书。”太清流波微转，娇羞地说道。

“有有，敝店各种词书最是齐全，明版汲古阁本和新刻的《六十家词》都有，还有宋版明版的《花间集》。我看姑娘初学，只需玄览斋巾箱本，小巧玲珑，最宜闺阁赏鉴。”

太清撇了撇嘴，说道：“那些我都有了，我要的是今人的词集，——《怀人馆词》和《红禅词》。”

老掌柜吃惊道：“姑娘小小年华，竟已知道龚定庵公子的词了。

可惜那些词集还不曾编定刻印，不妨留下尊府地址，待出书后自会差伙计送上。”

姑娘快地转身方欲离去，忽见一位风标峻异的青年男子推门进内，此人身材较矮，额头宽凸，下巴微翘，目光锋利，虎虎有生气。虽然穿了一身簇新的蓝袍马褂，下摆上却已有了一滩泥污，也不曾洗刷更换，显见是个对衣着漫不经心的文士。他笑着和老掌柜拱手道：“裕翁，多时不见，可曾搜罗到什么好书？”

“呀，龚大少爷，正说您哩，您却来了。”

来者个子虽小，声若洪钟，便是顾春所仰慕的龚自珍，字璚人，号定盦，亦称定庵，又名鞏祚，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今年二十二岁，诗词文章无不卓然成家，声名远播大江南北。父亲龚丽正，号闾斋，刚由军机章京调任徽州知府，他是进京来应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的。当时笑着道：“裕翁，有什么事见教？”

“喏喏，这位姑娘正欲访求阁下的词集呢？”

那太清姑娘发觉来人竟是自己景仰已久的偶像，不禁羞红了脸，侧过身去，偷偷回眸将自珍觑了个够，忽然噗哧笑出声来，轻轻呢喃道：“我当是怎么样一位胡子于思于思的大人先生，原来也不过是个年轻书生，大不了我几岁。”

自珍瞅着身旁这位妙龄绝色女郎，不觉心中一动，笑问道：“姑娘也爱词吗？”

“我家姑娘可行哩，她还写了不少词，人人都说好。”快嘴丫环秋燕抢着说道，她那右眼角有一块小小的疤痕，也许是小时顽皮跌伤了的，却添了几分妩媚。

“几时让我看看。”自珍笑着又瞅了太清一眼，不相信这么年轻娇美的姑娘会填词。

太清看出了自珍的心思，顽皮地朝秋燕眨了一下俊眼，丫环立刻大声道：“龚大少爷若不信，我念一首我家小姐写的《浪淘

沙》给您听，可别走神了！”

自珍笑了，又睨一眼太清，太清含羞回过身去，却在屏息静听丫环曼声吟诵自己的词曲：

浪淘沙

登香山望昆明湖

碧瓦指离宫，楼阁玲珑，遥看草色有无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烟柳空蒙。

湖水自东流，桥影垂虹。三山秀气为谁钟？武帝旌旗都不见，郁郁蟠龙。

自珍听了，兴味盎然，笑道：“姑娘豆蔻年华，便已填得这样的好词，在下刚才冒渎了。”

秋燕得意地撇撇嘴道：“这不算希罕，您可知道京中有个擅长写词的太清春？那就是我家小姐。”

自珍恍然道：“我听说过太清春的芳名，原来就在眼前，怪道写得这么一手好词，失敬失敬。”

谁知太清却不怯生，调皮地盯住自珍笑道：“我正在觅先生的词，今日巧遇，该留一首词给我，仅仅说声‘失敬’可不行。”

自珍高兴地笑了，说道：“好厉害的姑娘！”便向老掌柜道：“裕翁，说不得借用你的纸笔，应付一下初逢的太清春。”于是写了一首旧词，双手奉与太清，说道：“这是去年夏天在杭州所写的一首述怀词，献丑了。”姑娘欣然捧读，乃是：

湘月

壬申（嘉庆十七年）夏泛舟西湖述怀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

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是一抹斜阳，半隄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
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
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太清惊喜道：“果然是才子手笔，且不说词意清新豪迈，就是先生的怀抱，功名科场都不在你眼中，迥然非同常人。下阕这一联，‘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幽情侠骨兼而有之，更是好。可惜牢骚太多，似有诉不尽的清愁。不知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老掌柜笑道：“姑娘别误会了。古来词人但凡落笔，便少不了千种闺怨，万般闲愁，其实满不是那回事。璚人公子是徽州府的长公子，父祖两代军机章京，翩翩公子，文章冠京华，哪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我有，我有！”自珍挥动双手，长辫甩动，忽然激动地大声嚷道：“我心如箫，有低回沉郁忧国忧民的深情；我骨似剑，有刚强坚毅不屈不挠的傲气。我有许多话要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总有一天我会说出来的。”

这时旁边一老一少两位顾客，都对自珍瞠目而视。那少年二十岁光景，中等个儿，精瘦，面色微黑，衣着敝旧，忽地过来拱手道：“阁下莫非便是仁和龚定庵君？”

“鄙人便是。”自珍向来广交朋友，三教九流，贩夫走卒，无一不见如故，当下打量了这位清寒书生，也客气地拱手道：“请教足下……”

“小弟姓魏名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一向敬慕阁下文章，此番拔贡进京应试，不想幸会先生。”

“哈哈，巧得很，我也是进京来应顺天府乡试的，因为我家原住在京师。可叹试官不识真才，落第了。你呢？”

魏源温和地摇了摇头，苦笑道：“榜上无名！”

“活该活该!”自珍猛拍一下魏源的肩膀,挥舞双手旁若无人地又大声嚷了起来:“我已是第二回落榜了,考一个举人都这么艰难,谁教我们这些倒楣的书生,碰上了那些都该入土的颀颀大臣作考官,不被刷下来才是怪事!”他闭上眼连连叹息:“国家不幸啊,庸才当道,阻塞贤路,繁星不明,江河倒流。可悲可悲!”

老者摇摇头,袖了所买的书开门走了,嘴里还咕噜了一句:“龚呆子!”魏源眨动着深度近视眼,沮丧地说道:“小弟在乡间教几个顽童度日,不识朝廷内情,照阁下这么说,真不该到京师来多此一举,——筹措进京路费还是靠亲友资助的哩。”

“哦。”自珍执了魏源的手,感动地说道,“默深贤弟,难为你了,家叔在礼部做郎中,住在东城门楼胡同,但问龚礼部家,都知道。你跟我回去,吃住都不用愁了,我这里事情已了,不日回南方去,我们结伴同行吧。”

魏源喜道:“结伴南行最好,一路上可向兄长讨教学问。目前我借寓在南城一所破庙中,方丈怜我寒素,不收房钱,我和方丈做了诗文之交,竟不想搬了。”

“那也好,动身前我来约你。”

自珍说着,瞥见顾家姑娘还痴痴地在旁静听他们交谈,不禁笑道:“姑娘还没走?”

“你们都是南方人,我也是。”太清忽然甜甜地笑道:“我的老家是苏州,至今还有亲人在南边,我小时曾去过,比京师好玩多了。”

“我的外祖父段老先生也是苏州人。”自珍道,“住在阊门外上津桥,我常去那儿,几时你南来,我陪你游赏苏州园林。”自珍外祖父便是清朝著名文字学家和考据学家段玉裁。

太清抿嘴笑道:“‘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只怕也只能是梦中了把?”

“姑娘好记性,读一遍就记住了。你若爱我的词,尽管教这位

姐姐来取就是了。”

“你就要南行了，向谁要去？”

太清似怨似嗔地朝自珍瞟了一眼，引了丫环，翩然而去。

自珍呆了一下，急忙奔出店门，太清主仆已上了骡车，车夫挥鞭上路，自珍大呼道：“太清，明天差人来，我会抄写好多首词给你！”

骡车驶远了，自珍犹呆呆地望着车影发愣，一个美艳灵秀的情影久久印在他的脑海中，难以忘怀。“恨不相逢未娶时！”不知怎么竟脱口吟出了这句诗来。

“那就娶了她做如夫人吧。”魏源忽然在他身旁笑道。

“不，不，那太委屈她了。”

自珍怅然良久，正拟转身入店觅书，忽见街上行人奔走相告：

“出事了，出事了，天理教徒打进紫禁城了！”

“莫瞎扯，要砍脑袋的！”

“谁骗你？有人亲眼瞧见的。嘿，告诉你，这回有宫中太监作内应，他们大多是河间府人，信天理教的多。那首领林清会神术，谁人敢挡？早晚就要改朝换代，又是咱们汉人当皇帝了。”

自珍和魏源愕然吃惊，魏源迟疑道：“定庵兄，你相信真有这回事吗？”

“我信！”自珍斩钉截铁地说道，“朝政腐败，小民铤而走险，哪一朝没有？川陕湖北闹了多年的白莲教乱，京畿一带教民也多，不过换个旗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愿执政大臣脑子醒一醒，从此积薪去火，因祸得福，未必不是好事。所谓衰则乱，乱则变，变则通，就是这个道理。否则如江海河堤，内空外激，一旦溃决，就势不可当了。”

魏源频频点头道：“吾兄断天下事，别有见地，小弟敬佩。如今朝政是该到了变革的时候了。不过教民叛乱，万一事情闹大，我